

Cat Among the Pigeons

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

Evil Under the Sun

Death on the Nile

4.50 from Paddington

华丽家族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世界

王安忆 著

The Moving Finger

The ABC Murders

And Then There Were None

The Man in the Brown Suit

Ordeal by Innocenc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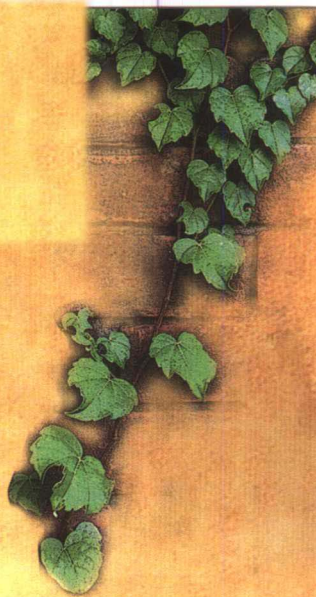
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

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

A-P-G
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ANHUI LITERATURE &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华丽家族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世界

王安忆 著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华丽家族: 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世界/王安忆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6. 11

ISBN 7-5396-2830-8

I. 华... II. 王... III. 阿加莎·C. (1890—1976) —侦探小说—文学评论 IV. 1501.07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6160 号

华丽家族——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世界

王安忆 著

策 划: 杨 雯

责任编辑: 徐海燕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63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
开 本: 960×1270 1/32

印 张: 5.125

字 数: 200,000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6-2830-8

定 价: 20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壹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◆1

人性都是相通的 ◆1

“一年到头住在乡下，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。”

拼图游戏和歌谣 ◆8

生动的人性情节底下，其实网络着一个图案形式，这个图案有序的变化，将具体的人性材料演变成种种形式。

化险为夷 ◆11

这里透露出一股来自哥特小说的惊悚空气，决不会演变成《呼啸山庄》那样痛楚伤人的悲剧。

总之，不能太离谱了 ◆19

这种保守主义并不负责进行社会批判，但它诚实的表达，使这些故事都有了一种温文尔雅的态度。

贰 波洛 ◆23

第一男主角 ◆23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就像是一时兴起，起用了“波洛”，没想到他会就此存在几十年。

杰出的矮鬼 ◆27

他只有用自己的脑子——“小小的灰色细胞”，想啊，想！

波洛的影子 ◆30

他们都有些像先知，奎恩先生是古老的面目，波洛则是现代人。

黑斯廷斯伴随左右 ◆37

当罪犯着手犯罪的时候，他的第一步就是欺骗。他要打算欺骗谁呢？在他心目中，他要找的对象就是正常人。

奥利弗太太 ◆42

“尽管她头脑糊涂……她却时时能突然悟到事情的真谛。”

叁 马普尔小姐 ◆48

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小姐 ◆48

她暖暖和和，舒舒服服的，然后开始观察人，这是她的一种独特的消遣。

似乎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◆53

后来事实证明，这个虚拟的世界掩藏着犯罪。这就是马普尔小姐的审时度势，她知道，什么叫生活。

正宗的英国人 ◆60

马普尔小姐欣赏青春，但并不为自己的年迈自卑，她很满意自己的年岁换来的经验。

肆 贝雷斯福德夫妇、阿瑟·卡尔加里博士、 马克·伊斯特布鲁克及其他 ◆71

贝雷斯福德夫妇 ◆71

他们连坑带蒙地，居然进入了国家安全机密的核心部分，而卡特先生则将他们引上正当的人生道路，即有饭吃，又合乎正义的原则，而且，充满冒险精神。

阿瑟·卡尔加里博士 ◆79

阿瑟·卡尔加里博士，这个好人，总是事与愿违——他们这类人卷入事件，除了前边所说的命运，到底是和性格有关，在博士，就是“正义”的性格。

马克·伊斯特布鲁克 ◆82

马克·伊斯特布鲁克，研究的是蒙古历史，长期在东方生活，我想他会染上萨满教里神秘主义成分的影响，容易感应虚无的暗示。

伍 “我——” ◆87

昂贵的单纯 ◆87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小说里，往往是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者，有时候，“我”这个人，相当耐人寻味。

格里塔的战栗 ◆91

探案小说肯定是造假的艺术，不必像现实主义小说那么认真地对自然性负责，它的真实只在于叙述本身的合理度，就是说，要组织周密，不能露马脚。

这位乡村医生 ◆94

这个乡村医生黯然无光的一生当中，能与波洛交上手，哪怕是输了，也虽败犹荣。

陆 黄金时代 ◆101

《啤酒谋杀案》 ◆101

这个案子，如何从尘封的记忆中重新挖掘出来真相，依凭的就是这个，感情。

超级罪案 ◆107

“谁能够从死亡中得利？他会有些什么机会来作案？”

家居生活的罪案 ◆112

谋杀现场如此不具备谋杀条件——这就是波洛说的，“单纯”。

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 ◆116

这一时刻，很使我想起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英国电影《印度之行》。

还有一种，淳朴的案件 ◆122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令人目眩的谋杀案，其实都是由这些简朴的理由生发的。

附录一 阿加莎·克里斯蒂作品列表 ◆127

附录二 阿加莎·克里斯蒂大事年表 ◆133



壹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人性都是相通的

“一年到头住在乡下，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。”

我读阿加莎·克里斯蒂^①的小说，感受相当单纯，那就是“享受”。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，径直进入故事。她不会让你失望，一定会有神秘的死亡发生，然后，悬疑一定有答案。好比波洛在他的事务所里等待案件，而终会有案件找上门来。你不必去推敲，

① 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（1890—1976），原姓米勒，全名为阿加莎·玛丽·克那丽莎·米勒。她一生中写了70部侦探小说，还有14个剧本与20个短篇，以及6部爱情长篇小说（以玛丽·韦斯特考特为笔名）、2本儿童读物。

难道真的会有如此多的谋杀案件？因为这是与现实无关的，你早已经卸下现实批判的武器，身心轻松，只等着听故事。可是，事后要细究起来，却发现故事中人，分明又是生活中的面目，情节也是根据日常的情理，是你我他全能了解的。反倒是那企图超出共识的现实，比如少数几部间谍故事，震惊的效果比较减弱。所以说，这些令人着迷的故事，其实是囿于现实，在生活的范围内索取材料。也所以，要是检点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故事，你又会发现，故事的要素很简单，不外是争夺遗产，欺瞒历史，谋骗钱财，恩仇相报。然后再派生出敲诈，灭口，掩藏。人物呢，又总是一个家族，一间寄宿舍，一艘游轮，或者一列客车，甚至只是一个晚会和一餐宴席。这多少也能看出女性写作者较为狭小的社会以及居家的性格。

克里斯蒂的故事发生的典型场景之一——密闭的列车车厢。



就是这些简要的因素，却组织出这许多故事。

这又使我想到了女性的另一项技能，就是编织的技能——竹针、毛线球、编织法，竟可以生发出无穷无尽的花样。那乡下老太婆马普尔小姐，从不离手的毛线活，大约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手里的活。这还像一种小孩子

的挑绷的游戏，将一根棉线对头打个结，双手撑开，挑出一个花样，再由对方挑过去，形成第二个花样，两个人挑过去，挑过来。倘若是聪明的小孩，可挑出无数种图案，而要是笨小孩，没几个回合就挑成一团乱麻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就是那个顶聪明的挑绷能手。她用有数的条件，结构出大量的谋杀，线索错综复杂，就像编织活和挑绷上美妙的经纬组织。这些线条和结构，都是以日常生活作材料，这种材料的具体性，覆盖了抽象的结构图案，给予了可以理解并且引起同情的现实面貌；同时，内里结构的抽象性，又将它们从现实中划分出来，独立为另一种生活。



竹针、毛线球、编织法，竟可以生发出无穷无尽的花样。



乡下老太婆马普尔小姐，毛线活从不离手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小说，很像是一种成人的童话，我想，孩子们所以能被童话吸引，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，相信那些精灵是真实存在的。而成人在阅历中储备起的知识和认识，占去想象的空间，排除了信赖的条件，于是，精灵退出成人世界。可是，就像一种进化不完全的遗症，成人依然保留有对不寻常事件的好奇心。现在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用成人世界里认可的人和事，讲述一桩接一桩的离奇故事——没有比一桩杀人案更令人兴奋的了。离奇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，她都负责给予让我们信服的解释，就像《古墓之谜》里，波洛所说：“完美的答案必须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。”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就能够将一切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。而且，她不是求精辟，而是务实际，就像方才说过的，倘若阿加莎·克里斯蒂要讲述一个超出常理的故事，比如间谍类的，《暗藏杀机》《犯罪团伙》《桑苏西来客》等等，无论是罪行也好，侦破也好，所根据的理由就都悬了，显见得不是她的强项。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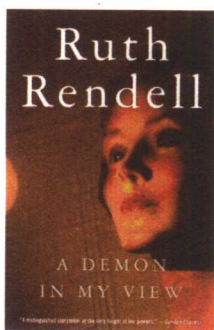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一年到头住在乡下，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”。

觉得，马普尔小姐的案件最体现阿加莎·克里斯蒂故事的性质，那就是她在《平静小镇里的罪恶》中说的：“一年到头住在乡下，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。”阿加莎·克里斯蒂编织故事的线索，究其底就是“各种各样的人性”，而且就是在“一年到头住在乡下”所能看到的人性。因为，马普尔小姐坚信一条：“人性都是相通的。”

由此可见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笔下的犯罪，都是出于通常的人性，绝不会有现代犯罪的畸形心理。比如像英国当代推理小说女作家，露丝·蓝黛儿^①所写《看不见的恶魔》（台北新雨出版社），那个老罪犯，专门在黑暗的狭长的街道上，袭击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，当他在公寓地下室发现一具同类形象的模特儿之后，便将袭击冲动转向这个橡皮人，因地下室亦有着黑暗、狭长的空间，能够让他在渐渐逼近对象时，积蓄起兴奋感。不幸的是，这具橡皮模特儿被小孩子在游戏中烧毁，于是，地面上就开始发生一连串的谋杀案。在此，谋杀便成为一种奇异的癖好，说是谋杀犯，其实倒更像是一个病人。

《看不见的恶魔》封面



① 露丝·蓝黛儿 (Ruth Rendell)，英国的心理犯罪小说与侦探小说家，为当今英语系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，曾三度获得美国的艾德加·爱伦坡奖、三度获得英国金匕首奖及终身荣誉钻石匕首奖。

克里斯蒂的写作功力一流，内容写实，逻辑性顺畅，也很会运用语言的趣味。阅读她的小说，在谜底没有揭露前，我会与作者斗智，这种过程令人非常享受！她作品的高明精彩之处在于：布局的巧妙使人完全意想不到，而谜底揭穿时，又十分合理，让人不得不信服。

——金庸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谋杀则有着常规的理由，悬念的设置和解答都不超出普遍人性的范围，而且一定解答透彻，也就是“解释得清清楚楚”。在《藏书室女尸之谜》中，马普尔小姐说过一句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比较懂得人性”，那是老派的人性观念，是经验主义的，可是很管用。比如《命案目睹记》，马普尔小姐说：“我的一大优势是了解埃尔斯佩思·麦克利卡迪太太。”埃尔斯佩思·麦克利卡迪太太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，所以，她说她看见了一桩谋杀案，那可能真的是发生了谋杀案；比如，《藏书室女尸之谜》，班特里上校古色古香的书房里，躺着一具打扮花哨的女尸，形成一幅“不真实”的画面，而马普尔小姐看着女尸良久，轻声说：“她很年轻。”她注意的是那种个人性质的因素；在《寓所迷案》里，她世故地指出：“现实生活中，明显的就是真实的。”《迟来的报复》里，她又一次说：“犯罪的总是最明显的人。”而在《悬崖山庄奇案》里，尼克·



班特里太太请来马普尔小姐，共同调查发生在自己家里的命案。

巴克利小姐一次又一次遭暗算，又一次一次化险为夷，最后却是她的表妹马吉·巴克利小姐被谋杀，大侦探波洛动用了好些“灰色细胞”，才总算明白这一个简朴的真理：“我看到实际上只发生了一件事，那就是马吉·巴克利被杀害了！”所以，不要小瞧了马普尔小姐的认识论，看起来，老是老了些，可并没有减弱说服力。

年轻的露比被发现身着晚装死在班内特先生的藏书室里。



拼图游戏和歌谣

生动的人性情节底下，其实网络着一个图案形式，这个图案有序的变化，将具体的人性材料演变成种种形式。

如果说，马普尔小姐包含了阿加莎·克里斯蒂对个别人事的理解，那么波洛则表现出阿加莎·克里斯蒂对事物的整体概念，他标出了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智力水平。波洛不像马普尔小姐，是从具体性入手，而是从抽象着眼。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着相对于内部性质的外部形式，外部的变形，往往可能意味着内容的转化。中篇小说《死者的镜子》里，引他注意的是，自杀人的姿势多么“不舒服”，那么就是说，死者可能应和着另一种性质的死亡。波洛特别讲究事物的排序，排序完成，真相就显现了。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里，他说：“我们知道的很多，可是

度假海岛经常是作者设下的“半封闭”的典型场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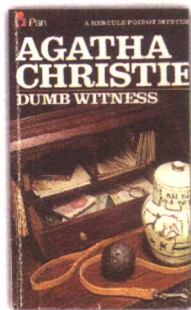
逻辑上没有连贯。”这就是说，排序不出来。在此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体现出逻辑性极强的头脑，就像原始人陶罐上的雷电纹、鱼形纹，意味着有能力将具体的印象归纳概括成抽象的形态，思维

发生了本质性的进步。所以，在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里，生动的人性情节底下，其实网络着一个图案形式，这个图案有序的变化，将具体的人性材料演变成种种形式。



波洛喜欢将自己的推理形容为“拼图游戏”，在《阳光下的罪恶》里面，他向正玩着拼图游戏的加德纳夫人描绘他的劳动：“您得把所有的碎片拼接在一起。最后的成品像镶嵌画一样包含有多种颜色和图案，每一块奇形怪状的碎片都必须被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。”有时候，会发生假象，就是说，有一块“按颜色本该属于毛毯的一部分，结果却被用来构成一只黑猫的尾巴”。事情常常是这样，波洛手里握着一块碎片，看起来似乎和整个事件并不相干，可就是这块碎片，“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”，真相就显现了。比如，《清洁女工之死》里边，首先引起波洛注意的是，从来不写信的老妇人麦金蒂太太去买了一瓶墨水；《牌中牌》里，桥牌局中，罗伯茨医生莫名其妙地叫了“大满贯”；《哑证人》则是，小狗鲍勃一夜在外，它的玩具球却在楼梯上……这块碎片，从事实上脱落，最终又回进事实，“终于各就各位”，复

案发时，住在旅馆里的每个人都有“不在场证明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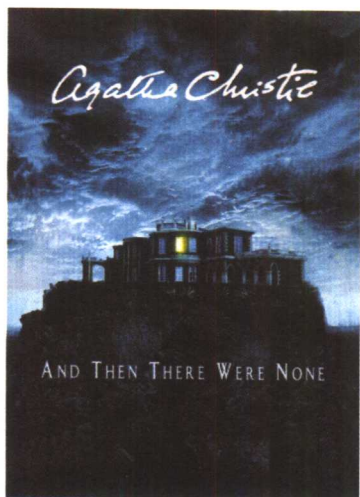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哑证人》日本版和英文版封面

原了事实的全貌，依然是具象的生活。就好比一个关于拼图的小故事，小男孩拼一幅世界地图的拼图，他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拼成，却原来，他是反过来拼的，反面是父亲的照片。我想用这个故事证明的是，在逻辑形式的外部，还是表情活跃的人性面目。

在马普尔小姐主持的案件中，其实也隐匿着一个形式，不过她的形式更具有生活的状态，比如说“歌谣”——《黑麦奇案》中，马普尔小姐意识到这桩案子中藏着一个模式，就是那支歌谣：“唱个歌儿叫六便士，一口袋黑麦，二十四只黑画眉烘在一个馅饼里，馅饼一切开，鸟儿便歌唱，多美丽的一道佳肴献给国王尝！国王在账房数金币，王后在

客厅吃面包涂蜂蜜，女仆在花园里晾衣，一只小鸟飞来，叼走了她的鼻。”这就是马普尔小姐所破译的犯罪模式，比较波洛的更有人的性格。

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在作品中引用过不少歌谣，甚至直接作为书名，比如《三只瞎老鼠》、《十个小黑人》、《五只小猪》（又名《啤酒谋杀案》）、《一二，缝好鞋扣》（又名《牙医谋杀案》）、《二十四只黑画眉》、《唱一首六便士的歌》、《怪屋》等等。除了用歌谣来破案，更利用“歌谣”来杀人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《无人生还》（又名《十个小黑人》、《童谣谋杀案》）。书中本应天真无邪的歌谣营造出阴郁气氛，看似平和的童趣背后暗流汹涌。